

## 聚焦文学新力量

沈念,1979年出生,湖南人。出版有散文集《时间里的事物》(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小说集《鱼乐少年远足记》《出离心》,长篇儿童小说《岛上离歌》。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青年文学》征文一等奖等。

# 拔“刺”的人

□黄灯

沈念骨子里有一种悲伤,但他从来不放任情绪的泛滥。在他干净、节制的文字背后,弥漫了一种“重”的质地,这种整体性的印象,让我意识到解读沈念的难度。在文体的分类中,散文、小说有相对清晰的界限,但对沈念而言,从散文创作走向小说,并不具备转型的意义。我感兴趣的是,在他貌似零散的文字和文体背后,为何会有一种绵柔的力量直击人心,并在审美性极强的语言中彰显立场,他作品的整体性如何获得?在《夜鸭停止呼叫》里,沈念借人物之口说出,“就像是平淡生活里的刺,扎进肉里,捋一捋就会痛,想拔却又拔不掉”。是的,“刺”,这个在湖北一带方言中使用极多的词汇,让我找到了沈念的精神图标。要怎样的敏锐,才能意识并表达对“刺”样生活的感受?显然,内心深处的刺丛,是沈念悲伤气质的根源,拔刺的冲动,是沈念创作的动力,他有一篇小说,甚至就叫《少年刺》,“少年刺”是沈念作品的总主题。

### 真正的“青春”气质

沈念毫无疑问是一个对时间特别敏感的人,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就命名为《时间里的事物》。《对一个冬天的观察》《河流上的秋天》更是毫不隐讳对时间的认识,这种来自直觉的偏好,意味着沈念惊人洞察力背后,对个体命运的特别感知、洞悉。沈念相信宿命,尽管他从不明示,但他在无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表达了对宿命的确信。当我循着作品,小心翼翼确认“死亡”是沈念散文的重要母题,一种内心的钝痛悄然而生,但我不得不承认,一种超乎年龄的对“死亡”的呈现和思考,是沈念时间观的必然结果。是的,沈念的散文在耐心、细致叙述一个人物时,最后总会让我们看清诸多毫无征兆的非正常死亡的结局:一个河南的送煤人横穿铁路时,因为运煤车卡在铁轨上,被呼啸而过的火车轧死;与“我”一天之内有着三面之交的出租车司机老刁,因为失恋,在车祸中死在了另外的城市;邻居长着齐腰长发的秀美女孩,因为一瓶花露水,被母亲辱骂走进涨水的江中;还有出租屋中留下日记的男孩意外溺亡,老穆的女儿吞服安眠药、热爱诗歌的山野诗人死于贫寒与误解,太多这样的人,走进沈念的文字,“一个朋友在京城高校就读的儿子死于游泳课上,另一个朋友39岁的女儿为了弥补婚姻的缺口美容,麻醉药过敏死于医疗事故。因为熟悉,他们的非正常死亡,难以猜测漫漶在生者心中的恐惧和悲愁,只能任由它们带着那一刻无以复制的情绪疾速坠落”。除了死,还有痛。在《羊从周头湖走远》中,沈念从一头羊的日常命运,确认出一种与自己、与人有关的悲伤,“每个人的回忆无法阻挡,快乐的影子里藏着哭泣和悲哀。这只羊,不会再咩咩地欢叫,也不会再咬一把嫩绿的青草,羊用自己的独特话语抗议,它在周头湖的这个夜晚结束自己,在火焰的光亮里结束黑暗”。还有一些嵌入他生命棋盘的卑微个体,他们或者由于命运的无常,偶然的失误,将生命带入泥沼。《没有对象的牙齿》中的云姐,仅仅因为错失卫校通知,此后的人生便彻底改变了航向,这种无声的悲剧,足以毁掉人的一生,却找不到任何怪罪的对象。二姐夫的一个远房亲戚,为了让孩子更好念书,省吃俭用,“让我感动的是孩子的母亲,含辛茹苦勤俭节约到连梳头掉落的每一根头发都保存起来,过半年一年就连同剪掉的头发一起卖钱”。确实,沈念的内心,像是一把架装备精良的探测仪,目光所过之处,边缘处困境中的人,便悄然来到笔端,对一个卑微群体的整体素描,构成了沈念散文的独特贡献,这些生命中的过客,勾连起与时代血肉相连的疼痛,在个体命

运的呈现中,与沈念构成了一种暗处的见证,“那些呆在角落里的人,是不是被侮辱和欺凌的冒失者,是不是最无力的遗弃者?我反复给自己提出这个模糊又具体的问题,却从没获得任何声音的回答”,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它们悄然蔓延为沈念内心的刺丛。

与对时间敏感相对应的,是沈念作品中对边缘场域的倾心。他笔下的地点大都是城乡结合部的村庄、小镇、堤坝,解体的工厂,大厂衰落的小区。他尤其对小镇描述颇多,鱼乐镇是其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地名。“离周头湖最近的是一个萧条的小乡镇。几家更萧条的南货店散落在旧乡镇府大院对面,而人群散居得更辽阔。”“偏执的小镇哑口无言。”在沈念笔下,这些地方散发着晦暗不明的气息,留有旧时代的印记,仿佛一张静默处的褪色画卷,“供销社、米厂、粮管站、油脂厂、生资站、搬运站、轧麻厂、风机配件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些年头里或者是改头换面,或者销声匿迹……时间里有什么没被改变的吗?小镇顿时语塞。”稍稍拉开时空,可以发现,在消费主义盛行、都市小资相似的面孔中,年轻的沈念,对这些边缘处的留意和耐心,丰富了对这个时代的记忆。

《少年刺》《夜鸭停止呼叫》探讨创作主体弥漫在青春气质中的精神成长史。表面来看,两部作品在人物设置、故事情节等方面相似,《少年刺》讲的是我和马鹏、周岚的故事;《夜鸭停止呼叫》则讲了我和陈越来、海鹏以及那个始终隐匿的谢冰芳的故事,从时间设置和空间呈现而言,两部作品和其散文一脉相承。显然,沈念的真实用意,不是为了提供一个戏剧性不强的故事,小说对他而言,无非是从散文的广角镜头换成了聚焦的特写镜头,他背后真正想强化的意愿,是对乡村、小镇青年青春成长的隐喻式表达。《少年刺》在上世纪90年代褪色的氛围中,更多呈现了底层青年的迷茫、无奈、混乱。《夜鸭停止呼叫》则将目光对准了这群少年成年以后进城的生活,时光如流水,一切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怎样理解沈念对时间的敏感?怎样理解他对“死亡”的倾心?怎样理解他对边缘处的小镇、乡村、厂区的耐心?怎样理解他气质中无处不在的悲伤?怎样理解他用“刺”描述对生活无感的感知?这涉及到一个最为核心的命题:沈念是一个真正富于青春气质的作家,这种独特的气质在他的同龄人中并不多见,他的敏感、对他人的关注、个体精神的困惑,都来源于此。他作品弥漫的忧伤氛围,他对命运宿命的理解,伴随着无数个个体的迷茫、挣扎或毁灭,凸显了沈念作品灼心的青春追问。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沈念作品背后,都有他个体精神成长的身影,他以自己的成长,丈量同一时代他人的命运。从表达上而言,这种青春气质,让沈念避开了更多世俗的惯性,这是他文字干净、纯粹的根源。沈念的作品就是一个拔刺的过程,但在一个问题从生的转型时期,沈念的拔刺显然没有终结之日,这构成沈念精神向度的根本矛盾,也使得他的作品极富张力。概而言之,沈念作品尽管有相对明晰的时间、空间场域,但他并不是一个题材分类鲜明的作家,难以命名,成为解读沈念的难度,而他整体性的获得,最为核心的原因,正来自其精神成长中的青春气质,并以敏感、真诚、难得的纯粹、不世故作为显性的症候。他的作品在清淡中有贴近人心的力量,在破碎中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也正来源于此。

### 工厂氛围与个人创作

最后,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在沈念的成长中,有什么独特的经验,悄然奠定了他精神的



“沈念是一个真正富于青春气质的作家,他的敏感、对他人的关注、个体精神的困惑,都来源于此。他作品弥漫的忧伤氛围,他对命运宿命般的理解,伴随着无数个个体的迷茫、挣扎或毁灭,凸显了沈念作品灼心的青春追问。在个人细语呢喃泛滥的时代,他的目光没有限于个人,而是通向更为辽阔的、与时代能够产生血肉关联的广大群体,尤其是广大底层群体。”

底色?我相信大多散文写作者,之所以选择散文,最根本的动因,正来源于对自身经验、情绪清理的冲动,沈念也不例外。他14岁不到就离开小镇、离开县城,进入更大的城市念书,童年的记忆只是一座沉睡的矿山。他17岁不到,师范毕业,就走向社会,进入工厂,现实的丰富、复杂、残酷和真相,在他眼前显露无疑。大厂10年的经历,以及大厂在上世纪90年代激烈转型中的悲欢离合,他在静默处是重要的见证人。我无法想象这一切到底怎样渗透到了沈念的内心,但那些残酷而真实的世相,必然在他人生中留下最深的烙印。

沈念是我二十几年前的同事。1995年,我大学毕业,进入湖南岳阳一家纺织厂,1996年,17岁不到的沈念师范毕业,进入工厂的子弟学校。我住在青工宿舍5栋,他住在青工宿舍6栋,他文字中出现的地名和场景,建湘路、万家队的巴可、工厂的林荫大道、5栋和6栋楼下倾倒的残渣、熙熙攘攘单车充斥的人行道,还有80年代国营工厂小区的斑驳和喧嚣,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曾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甚至还见证过沈念迷茫的青春,见证过他年少时代为了喜欢的女孩,站立在5栋楼道的背影,听过他深夜的歌喉。因为亲身遭遇了下岗的阵痛,工厂经历对我而言犹如一场暗疾,但我早早离场,而沈念则像一个坚持到最后的观众,在随后的时光,见证了工人群体更为哑然的抗争。多年以后,待我明白工厂经验对我随后概念泛滥的日常生活,是多么重要的参照,我也突然明白了它对沈念的意义。这种嵌入生命的印记,相比知识与理论的泡沫,更深入我们的骨髓。工厂10年奠定了沈念创作的基本底色,形成了他创作中难得的强势。

往浅里说,沈念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和工厂的氛围有关。尽管在近20年来的主流表述中,国营企业更多被放置在经济维度的砧板上进行审视,但今天回过头看,这种傲慢中有因为盲视所带来的偏见,并遮蔽掉了工厂更为丰富的维度。事实上,90年代的国营大厂,文化设施完善,文化氛围浓厚,更是弥散着难得的文学氛围,工人除了工作,尚有丰富

的业余生活。工厂不但有文化楼,有电影院,有舞厅,有电视和广播台,更重要的是,有年轻人,有做梦的文艺青年。在这种氛围中,沈念走上写作这条道路,事实上得益于这种无形的熏染,也注定他的创作更接地气,避免了学院式写作的隔膜。

往深里说,工厂在90年代发生的巨变,加速了沈念精神的成熟,其后所发生的工人群体戏剧性的命运跌宕,让沈念敏感地意识到了时代的裂变。相比个人化叙事合法化大背景下,同龄人不自觉陷入的情绪泥坑,沈念因为这段经历,因为对另一个群体的熟悉和注视,他的创作因而注入了充足的精神钙质。在沈念作品所营构的村庄、小镇、工厂、街道的场景中,在近20年快速流转的时光阴影中,他的作品渗透了对弱势群体的体恤、关注,这个群体包括他笔下的下岗工人、河南运煤夫妻、落寞的诗人老包、热爱文学的出租车司机、像母亲一样的二妈、被炭盆意外烧伤的女人,当然,也包括连一根头发都舍不得丢弃的二姐夫的远房亲戚。他们的不幸和酸楚,进入沈念的眼睛,最终长成了内心的刺丛。

是的,从阅读感受而言,沈念貌似以一种个人化的视角通向自己,但其实通向的是别人的悲欢离合,是外部世界的光怪陆离。在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沈念的面貌,看到其青春气质中的纯粹、节制,但更能看清他背后尖锐的呈现和不动声色的拷问。一个人和一群人,一群人和一个时代,沈念作品大气的地方正来源于此,在个人细语呢喃泛滥的时代,他的目光没有限于个人,而是通向更为辽阔的、与时代能够产生血肉关联的广大群体,尤其是广大底层群体。他个性的温文尔雅,与他所关注问题的粗粝,构成了一种刺眼的对比,这是独属于沈念的方式,独属于沈念的散文表达方式。我理解沈念的表达,作为转型期的见证人,他有他的眼光和敏锐。毫不夸张,工厂经历对于被唤醒的沈念而言,像一面魔镜,照亮了他的童年、少年,照亮了他的乡村、小镇,更照亮了他背后一个庞大的群体,沈念的创作,在这种悄无声息的个体成长中,获得了根基。

## 学界研讨张中海乡土诗歌创作

本报讯 4月14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行张中海诗歌创作研讨会。吴思敬、唐晓渡、李掖平、孙晓娅等参加研讨。

张中海的诗歌创作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农村的改革正如如火如荼地展开,诗人这一阶段的诗把对土地的赤子之心与对农村改革新貌的体察结合起来,进行了真实的书写。与会者认为,张中海早期的作品勾勒了一幅田园风景画,或是描写对于农家生活的即时感兴,或是用饱含真情的笔调展现身在异乡的游子对于家乡的深切眷恋。他用平实的语言将“泥气息”和“土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中海经历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创作停顿,待再度写作时,其创作风格呈现出更加斑驳陆离的色彩。大家认为,在后一阶段的作品中,诗人将亲身感受到的时代的沧桑巨变、世事的风雨飘摇以及人间的喜怒哀乐,打散在回首往事的记忆中,进而反思自我的人生价值。但诗人割不断也不愿割断与乡村的联系,表现出对乡村的苦恋和对土地的坚守。

与会者也对诗人今后的创作道路提出期许,希望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打磨诗艺,写出更多美妙的诗句。(欣 闻)

## 中国报告文学习水创作基地成立

本报讯 4月5日,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诗歌网主办,习水县县委政府承办的“红色诗会暨中国报告文学习水创作基地签约仪式”在贵州习水举行。

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与习水县签订了成立中国报告文学习水创作基地的协议。叶延滨、曾凡华、曹宇翔、洪烛、孔祥敏、金石开、朵拉图等与会。

习水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地方,是著名的红色革命老区。何建明表示,习水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历史,是作家和诗人激发灵感、完成创作的理想之地。希望此次创作基地的成立能催生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欣 闻)

## 加拿大学者到《民族文学》杂志社参观座谈

本报讯 4月7日,加拿大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瑞纳森大学文化语言研究系副教授李彦率领瑞纳森大学学者一行7人来到《民族文学》杂志社参观座谈。《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副主编陈亚军、哈闻等与加拿大学者就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态势、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情况以及《民族文学》办刊理念等话题进行交流。

石一宁向加拿大学者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现状和《民族文学》杂

志的办刊概况。《民族文学》是展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最新创作的园地,拥有汉文和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6种文版,在文学期刊界是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加拿大学者们表示,到《民族文学》杂志社参观座谈,收获很大,中国以这么大的力度来扶持和鼓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必将促进中国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兴盛。

(孙 卓)

## 小小说金麻雀奖颁奖

本报讯 4月15日,小小说金麻雀奖(2015—2017年度)颁奖活动在河南开封举行。本届评奖活动的评委胡平、何弘、杨晓敏等参加,广东美庐(集团)董事长陈培良、开封市文联主席甘桂芬、《大观》杂志社社长张晓林等与会,并为本届获奖作家白秋、津子围、侯发山、胥得意、马宝山、高沧

海、刘立勤等人颁发了奖杯和荣誉证书。大家在交流中谈到,小小说是一种体现平民艺术精神的文体,近些年来不断繁荣发展。小小说金麻雀奖评选坚持作品思想内涵、艺术品位、智慧含量俱佳的标准,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推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欣 闻)

### ■创作谈

她走后,缺失吞噬美好,变成珍贵的代名词。那段日子难以言述,夜里辗转失眠,时间被截断,载锯成一小段一小段,仿佛我的夜晚是缺失的。睡不着,我会躺在床上数绵羊,数星星,数着过往,或者楚下床看书,书页上是一片水的空白。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宿舍的床是悬在写字桌上的,有几次翻腾时径直从爬梯上滑落,骨关节在体内撞响,像复仇者的突袭回击。屋里屋外都是虚晃的夜色,坐卧椅上,身体在浓酽的墨黑里浮起,也在不易察觉地沉落。有时会不由自主想到写作为何出发,从来看作是生命中最有意义和力量的事,漫漫长路,黑夜中同行者的身影四处闪烁,于是就有了慌张,有了免于撞进陌生菜园子的惶乱。也像飓风暴雨后存活的植物,身体裂裂炸响,根部摇摇晃动。

每一个写作者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拿破仑。是的。不是吗?

人近中年,竟然变得如此惶惑。是经历的死亡所致,或是太多的缺失纷至沓来。时间的缺失,生活的缺失,亲人的缺失,写作中的缺失,一度叨咬着你躲闪的身影,让你遗憾感叹。三年前,丢弃一份众人眼中未来可期的工作,那是不负我心的顿悟。前任仍约转身,但恋情已经终结,终是不回头的。遥想更早的出发,阡陌纵横或是莽莽荒漠,走到那个洞穴前的跌落,从那里陷入,并非被迫,实属自愿。现如今非得朝前走不可,人都须为选择而背负,好的或坏的,轻的或重的。前面虽有风景摇曳,也得先穿过荆棘和丛林,沼泽与沟壑,黑暗与破碎。

十七八岁开始第一次发表作品,尔后有8年是停滞的。像是拥有另一段不可自拔的溺爱,而忽略了原来的钟爱。又像暗夜行路,走着走着天就亮了,听从内心召唤的意识愈发明晰。远行者总得有备而去。而起初,我像《基督山伯爵》中的爱德蒙·邓蒂斯,将自己囚禁于孤岛上的伊夫城堡。是的,我们无从俯瞰城堡的全貌,在巨大的岩石筑起的城堡里,在万象森罗的壁垒中,甚至不知道自己走的路在众多的道路上是不是有出口。也许永远找不到出口,谁知道呢?

每当我安静地面对内心时,我像爱德蒙一样,听到了来自岩石墙里的声音。住在隔壁的法里拉拉甫,敲打着鹤嘴锄,即使是一次次选择错误的路线。我也是被囚禁者,也是法里拉,没有出路。但总有出路,出路不在外面,就在里面。我如此慰藉。那时读《基督山伯爵》,觉得法里拉像是一个人身里最坚固最深邃的部分,“他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弄皱——他的白发,他的起了霉的绿色胡须,他的藏在胯间的破麻布片。”在我眼中,他是一位不怕失败的诗人,是一心想远行的少年。应该说时至今日,耳畔还会响起鹤嘴锄撞岩石的声响。在法里拉心中,一切障碍都是不存在的。他向庞大坚固的伊夫城堡发出挑战,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以自己的错误帮助我们画出伊夫城堡的正确地形图。最后,也许我们也成了堡垒,自身的界限不打破,出路必无处寻觅。

多年之后我才懂得,文学的界限与出路不在那些奖项身份名利,而是在文学精微的内部被不断打开的广袤空间里。就像爱德蒙,从法里拉的错误记录中受到启示,在某一天不再对被监禁的不幸和卑鄙苦苦思想,而明白了,“要想逃离监禁,唯一的办法是弄清这个监狱的建筑结构。”从表层的纷乱中转而专注内心世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突围。作家与创作之间,如同爱德蒙和法里拉之间关系的另一面镜子,总觉得每一次写下的都是不足的有缺失的,总是不足以绘出伊夫城堡的全貌,灵感不断犯错,推理总是穷途末路。

文学是多面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躲避不开的生活、思想、创新和语言等诸多面向,都有多处抵达之地。福斯特曾写过一本《小说而面观》,虽然谈了很多小说的不同层面问题,但仍不敢说全部穷尽。写作就是如此,一个写作者能占据最好的一面,抵达几面,也很是了得。也可以这么说,还有很多缺失的面,总是暗夜浮动中扮着漂亮的鬼脸,唱出塞壬般的声音,吸引你前去探索。也正是在探索中,令人窒息的写作透进了光。又有哪位写作者心中不也像在暗无天日的苦力劳作中怀揣野心的法里拉那样,决想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写下一部伟大的手稿,写下属于人间万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或许,缺失的那部分,也是万象森罗的那部分,是被我们曾经忽略的通往好的文学之途。葆有对人的处境的清醒认识,倾听人性里山呼海啸般不折不扣的冲动,然后我们会发现,文学像那没有等级的星座永远在位移,你矢志不移地追随,才有可能得到自由出入那些如磐石且深邃微妙的伊夫城堡的通行证。

## 电影《我不是药神》定档暑期

本报讯 4月12日,电影《我不是药神》在京举行发布会,宣布正式更名为《我不是药神》,并定档今年7月6日在全国公映。该片由文牧野执导,宁浩、徐峥共同监制,徐峥、王传君、谭卓、章宇、杨新鸣等主演,龚蓆苾特别出演。这是宁浩和徐峥继《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无人区》《心花路放》之后再次合作黑色幽默影片,也是二人时隔12年后再次进驻暑期档的作品。

《我不是药神》根据真实社会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位药店店主从印度代购药物获得极大利润,开始贩药敛财之道后逐渐良心发现的故事。多位人物角色命运因“药”这一元素串联起来,展现出别开生面的草根众生相。在主创团队看来,这是一个小人物成长的故事,影片的更名也暗含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我不是药神》由坏猴子影业等多家企业共同出品,同时也是“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之一。2016年,坏猴子影业正式公布“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采用年轻导演搭档资深影人的创作模式,力求“让电影回归故事本身,有商业属性,也有社会责任感”。出品方表示,作为该计划的首批作品之一,《我不是药神》会将黑色幽默元素融合再升级,努力打造全新社会英雄题材类型片。(王 竟)

# 士别的缺失,或万象森罗

□沈念